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西遊記

(二)

吳承恩撰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西遊記

(二)

吳承恩撰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總編纂者
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第十回 老龍王拙計犯天條 魏丞相遺書託冥吏

且不題光蕊盡職。玄奘修行。卻說長安城外涇河岸邊。有兩個賢人。一個是漁翁。名喚張稍。一個是樵子。名喚李定。他兩個是不登科的進士。能識字的山人。一日在長安城裏賣了肩上柴。籃中鯉。同入酒館之中。喫了半酣。順涇河岸邊徐步而回。張稍道。李兄。我想那爭名的。因名喪體。奪利的。爲利亡身。受爵的。抱虎而眠。承恩的。袖蛇而走。算起來。不如我們水秀山青。逍遙自在。甘淡薄。隨緣而過。李定道。張兄說得有理。但只是你那水秀。不如我的山青。張稍道。你山青不如我的水秀。李定道。張兄。我兩個各聯咏幾句。何如。張稍道。最妙。便先吟曰。

舟停綠水煙波內。家住深山曠野中。偏愛溪橋春水漲。最憐巖岫曉雲蒙。小舟仰臥觀飛鴈。艸徑斜欹聽唳鴻。口舌場中無我分。是非海內少吾蹤。溪邊掛晒罾如錦。石上重磨斧似鋒。秋月暉暉常獨釣。春山寂寂沒人逢。魚多換酒同妻飲。柴剩沽壺共子叢。呼兄喚弟邀船夥。挈友攜朋聚野翁。行令猜拳頻遞盞。拆牌道字漫傳鍾。拙婦煎茶情散淡。山妻造飯意從容。潛蹤避世裝癡蠢。隱姓埋名作啞聾。張稍道。李兄。我纔偕先。今請老兄先起一聯吟曰。

風月伴狂山野漢。江湖寄傲老餘丁。清閑有分樂瀟灑。口舌無聞喜太平。月夜身眠茅屋穩。天昏體蓋笠蓑輕。忘情結識松梅友。樂意相交鷗鷺盟。名利心頭無算計。干戈耳畔不聞聲。春到愛觀楊柳綠。夏來喜看芰荷青。霜降雞肥當日宰。重陽蟹壯及時烹。冬寒日上還沈睡。數九天高送煖羹。八節山中隨。

放性。四時湖裏任陶情。採薪自有仙家興。垂釣全無世俗形。門外野花香豔豔。船頭綠水浪平平。身安不說三公位。性定強如十里城。

他二人且吟且行。行到那分路去處。舉手作別。張稍道。李兄啊。途中保重。上山仔細看虎。假若有些差池。正是明日街頭少故人。李定聞言。怒道。你這厮憊賴。好朋友也替得生死。你怎麼咒我。我若遇虎遭害。你必遇浪翻江。張稍道。我永世也不得翻江。李定道。天有不測風雲。人有暫時禍福。你怎麼就保得無事。張稍道。李兄。你雖這等說。你還沒捉摸。不若我的生意有捉摸。定不遭此等事。李定道。你那水面上營生。極凶極險。有甚麼捉摸。張稍道。你是不曉得。這長安城裏西門街上。有一個賣卜的先生。我每日送他一尾金色鯉魚。他就與我袖占一課。依方位。百下百著。今日我又去買卦。他教我在涇河灣頭東邊下網。西岸邊去捉獲。滿載魚蝦而歸。明日上城來賣錢沽酒。再與老兄相見矣。今從此敘別。這正是路上說話。草裏有人。原來這涇河水內。有一個巡水的夜叉。聽見了百下百著之言。急轉水晶宮。慌忙報與龍王道。禍事了。禍事了。龍王問有甚禍事。夜叉道。臣巡水去到河邊。只聽得兩個漁樵攀話相別時。言語甚是利害。那漁翁說。長安城裏西門街上有個賣卜先生。算得最准。他每日送他鯉魚一尾。他就占一課教他。百下百著。若依此等算准。卻不將水族盡行打去。何以壯觀水府。輔助大王威力。龍王聞言甚怒。急提了劍。就要上長安城。誅滅這賣卜的。傍邊閃出龍子。龍孫。蝦臣。蟹士。鱗軍師。鱗少卿。鯉太宰。一齊啓奏道。大王且息怒。常言道。過耳之言不可聽信。大王此去。必有雲從雨助。恐驚了長安黎庶。上天見責。大王變化無方。但只變一秀士到長安城內。訪問一番。果有此輩。再加誅滅不遲。若無此事。何必介懷。龍王依奏。遂棄寶劍。

也不興雲雨。登岸搖身一變。變作一個白衣秀士。徑到長安城西門大街上。只見一簇人擁擠鬧鬧內。有高談闊論的道。屬龍的本命。屬虎的相沖。寅申巳亥。雖稱合局。但只怕的是日犯歲君。龍王聞言。情知是那賣卜之處。先上前分開衆人。望裏觀看。此人是誰。原來是當朝欽天監臺正先生袁天罡的叔父袁守誠是也。那先生果然相貌稀奇。儀容秀麗。龍王入門來。與先生相見禮畢。請坐獻茶。先生問曰。公問何事。龍王曰。請卜天上陰晴事如何。先生卽袖占一課。斷曰。

雲迷山頂。霧罩林梢。若占雨澤。准在明朝。

龍王曰。明日甚時下雨。雨有多少尺寸。先生道。明日辰時布雲。巳時發雷。午時下雨。未時雨足。共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點。龍王笑曰。此言不可作戲。如若明日有雨。依你斷的時辰數目。我送課金五十兩奉敬。若無雨。或不按時辰數目。我與你實說。定要打壞你的門面。扯碎你的招牌。卽時趕出長安。不許在此惑衆。先生忻然而答。這個一定任你。請了。請了。龍王辭回水府。大小水神接著問曰。大王訪那賣卜的如何。龍王道。有有有。但是一個掉嘴口討春的先生。我問他幾時有雨。他就說明日下雨。問他甚麼時辰雨數。他就說辰時布雲。巳時發雷。午時下雨。未時雨足。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點。我與他打了個賭賽。若果如他言。送他謝金五十兩。如略差些。就打破他門面。趕他起身。不許在長安惑衆。衆水族笑曰。大王是八河都總管。司雨大龍神。有雨無雨。惟大王知之。他怎敢這等胡言。那賣卜的定是輸了。正爾笑談未畢。只聽得半空中叫。涇河龍王接旨。衆擡頭上看。是一個金衣力士。手擎玉帝勅旨。徑投水府而來。慌得龍王整衣端肅。焚香接旨。金衣力士回空而去。龍王謝恩拆封看時。下寫著。

勅命八河總驅雷掣霧行。明朝施雨澤。普濟長安城。

旨意上時辰數目。與那先生判斷者。毫髮不差。說得那龍王魂飛魄散。對衆水族曰。塵世上有此靈人。真個能通天徹地。卻不輸與他麼。鱗軍師奏道。大王放心。要贏他何難。臣有小計。管教滅那厮的口嘴。龍王問計。軍師道。行雨差了時辰。少些點數。就是那厮斷卦不准。怕不贏他。龍王依他所奏。至次日。點札風伯。雷公。雲童。電母。直至長安城。九霄空中。他挨到那巳時。方布雲。午時發雷。未時落雨。申時雨止。卻只得三尺零四十點。改了他一個時辰。尅了他三寸八點。發放衆將已畢。他又按落雲頭。還變作白衣秀士。到袁守誠卜鋪。不容分說。就把他招牌筆硯等一齊打碎。那先生坐在椅上。公然不動。這龍王又輪起門板。便打罵道。你這妄言禍福。煽惑人心的妖人。你卦又不靈。言又狂謬。說今日下雨的時辰點數。俱不相對。你還巍然高坐。趁早去。饒你死罪。守誠不懼分毫。仰面朝天。冷笑道。我不怕。我不怕。無死罪。只怕你到有個死罪哩。別人好瞞。只是難瞞我。我認得你。你不是秀士。乃是涇河龍王。你違了玉帝勅旨。改了時辰。尅了點數。犯了天條。你在那副龍臺上。恐難免一刀。你還在此罵我。龍王見說。心驚膽戰。毛骨悚然。急丟了門板。整衣伏禮。向先生跪下道。先生休怪。前言戲之耳。豈知弄假成真。果然違犯天條。望先生救我一救。不然我死也不放你。守誠曰。我救你不得。只是指條生路與你投生便了。龍王曰。願求指教。先生曰。你明日午時三刻。該赴人曹官魏徵處聽斬。你須急去告求當今皇帝。那魏徵是唐王駕下的丞相。若是討他個人情。方保無事。龍王聞言拜辭。含淚而去。不覺紅日西沈。太陰星上正是那

蝴蝶夢中人不見。月移花影上欄杆。

這涇河龍王也不回水府。只在空中等到子時前後。收了雲頭。徑來皇宮門首。此時唐王正夢出宮門之外。步月花陰。忽然龍王變作人相。上前跪拜。口叫陛下救我。太宗云。你是何人。朕當救你。龍王云。陛下是真龍。臣是業龍。臣因犯了天條。該陛下賢臣魏徵處斬。故來拜求。望陛下救我一救。太宗曰。既是魏徵處斬。朕可救你。你放心前去。龍王歡喜叩謝而去。卻說太宗夢醒後。念念在心。早已五更三點。太宗設朝。聚集文武官員。朝賀已畢。各各分班。唐王閃鳳目龍睛。一一從頭觀看。只見那文官內是房玄齡、杜如晦、徐世勣、許敬宗、王珪等。武官內是馬三寶、段志賢、殷開山、程咬金、劉洪紀、尉遲敬德、秦叔寶等。一個個威儀端肅。卻不見魏徵丞相。唐王召徐世勣上殿道。朕夜間得一怪夢。夢見一人迎面拜謁。口稱是涇河龍王。犯了天條。該魏徵處斬。拜告寡人救他。朕已許諾。今日班前獨不見魏徵。何也。世勣對曰。陛下既已許他。須喚魏徵來朝。不要放他出門。過此一日。便可救夢中之龍。唐王大喜。即傳旨宣魏徵入朝。卻說魏徵丞相在府。夜觀乾象。正焚寶香。忽聞得鶴唳九霄。卻是天差仙使。捧玉帝金旨一道。著他午時三刻夢斬涇河老龍。這丞相謝了天恩。齋戒沐浴。在府中試慧劍。運元神。故此不曾入朝。一見當駕官齋旨來宣。惶懼無任。又不敢違逆君命。只得急急整衣束帶入朝。在御前叩頭請罪。唐王道。赦卿無罪。那時諸臣捲簾散朝。獨留魏徵入便殿。議論安邦定國之謀。將近巳末午初時候。即命宮人取過棋來。朕與賢卿對奕一局。衆嬪妃隨取棋局鋪設御案。魏徵謝了恩。君臣二人擺開棋勢。一遞一著。正下到午時三刻。一盤殘局未終。魏徵忽然俯伏案邊。鼾鼾睡去。太宗任他睡著。更不呼喚。不多時。魏徵醒來。俯伏在地道。臣該萬死。卻纔倦困。不知所爲。望陛下赦臣慢君之罪。太宗道。卿有何罪。且起來拂退殘棋。與卿從新更著。魏徵

謝了恩，卻纔然子在手，只聽得朝門外大呼小叫。原來是秦叔寶、徐茂公等，將著一個血淋的龍頭，擲在帝前。啓奏道：「陛下，海淺河枯，曾見有這般異事？卻無聞。」太宗道：「此物何來？」叔寶、茂公道：「千步廊南十字街頭，雲端裏落下這顆龍頭。微臣不敢不奏。」唐王驚問魏徵：「此是何說？」魏徵轉身叩頭道：「是臣纔一夢斬的。」唐王大驚道：「賢卿盹睡之時，又不曾見動身動手，又無刀劍，如何卻斬此龍？」魏徵奏道：「臣啓陛下，臣夜來奉上帝勅旨，命臣今日午時斬此罪龍。適蒙陛下召臣對奕，臣身不能離，在夢中出神到剗龍椿上，運慧劍斬之，所以龍頭從空落下也。」太宗聞言，心中悲喜不一。喜者，誇獎魏徵好臣；朝中有此豪傑，悲者，謂夢中曾許救龍，不期竟致遭誅，只得強打精神，傳旨著叔寶將龍頭懸掛市曹，曉諭長安黎庶，一壁廂賞了魏徵。衆官散訖，當晚回宮，心中只是憂悶，慚覺神魂倦怠，身體不安。到二更時分，忽聽得宮門外有號泣之聲。太宗愈加驚恐，朦朧之間，又見那涇河龍王手提著一顆血淋淋的首級，高叫：「唐王，還我命來，還我命來。」你昨夜滿口許諾救我，怎麼反宣人曹官來斬我？我與你到閻君處折辨折辨。他扯住太宗，再三嚷鬧不放。太宗箝口難言，只掙得汗流遍體。正在那難分難解之時，只見正南上香雲繚繞，彩霧飄飄，有一個女真人上前，將楊柳枝用手一拂，那沒頭的龍悲悲啼啼，徑往西北而去。原來這是觀音菩薩住在土地廟裏，夜間鬼泣神號，特來喝退業龍，救脫皇帝。那龍徑到陰司地獄，具告不題。卻說太宗甦醒回來，只叫有鬼有鬼，驚得那三宮六院后妃與近侍太監戰兢兢，一夜無眠，不覺五更三點。那滿朝文武多官，都在朝門外候朝。等到天明，不見臨朝，及日上三竿，方有旨意道：「朕心不快，衆官免朝。」不覺候五七日，衆官憂惶，都要見駕問安。只見太后有旨召醫官入宮用藥。衆臣在朝門外候信，少時醫官出來，衆問何疾。醫

官道。皇上脈氣不正。虛而又數。狂言見鬼。又診得十動九代。五臟無氣。恐不諱。只在七日之內矣。衆官聞言大驚。正惶惶間。又聽得太后有旨。宣徐茂公。秦叔寶。尉遲恭。見駕。三公奉旨急入。到分宮樓下。拜畢。太宗正色強言道。賢卿。寡人十九歲領兵。南征北伐。東蕩西馳。更不見半點邪祟。今日卻反見鬼。尉遲恭道。創立江山。殺人無數。何怕鬼乎。太宗道。卿是不信。朕這寢宮門外。入夜就拋磚弄瓦。鬼魅呼號。白日猶可。昏夜難禁。叔寶道。陛下寬心。今晚臣與敬德。把守宮門。看有甚麼鬼祟。太宗准奏。茂公謝恩而出。當日天晚。各取披掛。他兩個介冑整齊。執金瓜鉞斧。在宮門外把守。好將軍侍立門傍。一夜天曉。更不曾見一點邪祟。是夜太宗在宮安寢無事。朝來宣二將軍重重賞勞道。朕自得疾數日。不能得睡。昨夜仗二將軍威力。朕躬甚安。卿且安息。待晚間再來護衛。二將謝恩而出。自此遂夜夜把守宮門。太宗不忍二將辛苦。又宣諸臣入宮。分付道。這兩日朕雖得安。卻只難爲秦尉二將軍徹夜辛苦。朕欲召巧手丹青。傳二將真容。貼於門上。免得勞他如何。衆臣卽依旨。選兩個會寫真的。著尉秦二公。依前披掛。照樣畫了。貼在門上。夜間也卽無事。如此二三日。又聽得後宰門兵兵。磚瓦亂響。曉來卽宣衆臣曰。連日前門幸喜無事。今夜後門又響。卻不又驚殺寡人也。茂公奏道。前門不安。是敬德叔寶護衛。後門不安。該著魏徵護衛。太宗准奏。又宣魏徵。今夜把守後門。魏徵領旨。當夜結束整齊。提著那誅龍寶劍。侍立在後宰門前。真個的好英雄也。一夜通明。也無鬼魅。雖是前後門無事。只是病體淹纏。一日太后傳旨。召衆臣商議後事。太宗又宣徐茂公分付國家大事。言畢。沐浴更衣。待時而已。傍閃魏徵。手扯龍衣。奏道。陛下寬心。臣有一事。管保陛下長生。太宗道。病勢已入膏肓。如何保得。徵云。臣有書一封。進與陛下。如到陰司。付酆都判官崔珏。太

宗道崔珏是誰。徵云崔珏乃是太上先皇帝駕前之臣。先授磁州令。後陞禮部侍郎。在日與臣八拜爲交。相知甚厚。他如今已死。現在陰司做掌生死文簿的。酆都判官夢中常與臣相會。若將此書付與他。他念微臣薄分。必然放陛下回來。太宗聞言。接在手中。籠入袖裏。遂瞑目而亡。那三宮六院侍長儲君及兩班文武俱舉哀戴孝。且在白虎殿上停著梓宮不題。畢竟太宗如何還魂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悟一子曰。世人讀庸常平易之說。而指爲怪異不經。何哉。蓋隘於目。跼於步。覩兔園而不覩漆園。躡青雲而不躡青牛。所見者小而所趨者下也。如是篇言貞觀之君相。不能大觀所作爲者。皆在夢中耳。人無有不夢。無不知夢之幻。無不知世事如夢之幻。何獨於唐之君若相夢龍求救。夢斬業龍。遂疑爲荒唐不經耶。非特唐之君若相作是夢。卽往古來今之人亦無不可作是夢。又何疑於當日逢君之旨。承相之意。而無不甘與之同夢耶。君曰。朕夢如是。相曰。臣夢亦是。將亦曰。臣夢如是。寮采百執亦孰不曰。臣夢如是。舉國臣庶亦孰敢不曰。臣夢如是。斯時也。設有大觀之士。正色執笏曰。此夢也。游魂爲變也。能明心見性。神觀至真無上之妙道。知一切世情皆幻也。何況於夢。唐王能憬然覺悟曰。固夢也。則夢可不再夢。而涇河無斷頭之龍。相府滅斬龍之劍。雲端泯落下之頭。國門絕梟懸之首。不致於夢死夢生。而夢夢不已也。無奈其爲貞觀也。所見之小也。以爲違天之龍。而求救於我。我能救而許之。行天之刑。而授權於我。我能運而斬之。善伺君意者。則必從傍策之曰。可救。因而手談借箸矣。巧合相心者。則必乘時獻之曰。可斬。因而懸掛市曹矣。然則是夢而夢猶易覺。非夢而夢則難覺。是夢而夢有覺。而解脫之時。僞中尙有真觀音。將柳枝救脫是也。非夢而夢終無覺。而甦醒之候。僞中還有僞魏徵。作書

遺崔珣是也。魏徵上欲操天曹之刑，而人曹之刑，皆其所操可知。下將作陰府之弊，而陽世之弊，不難自作可知。一僞無不僞，一徵無不徵，皆觀之貞者爲之也。仙師非以抑魏徵也，特借以喻古來世情之變幻，無非僞徵也，無不貞觀也。究而言之，不如不登科的進士，能識字的山人，張漁李樵，爲有下梢，有定見也。其言曰：爭名的因名喪體，奪利的爲利亡身。可知名利皆僞，而爭奪之爲夢，受爵的抱虎而眠，承恩的袖蛇而走。可知爵寵之皆僞，而承受之爲夢。又曰：前途保重，看仔細。明日街頭少故人，何等提醒警切。袁守誠知魚之投網，知命之犯歲，知雨之有數，先覺而不入夢也。涇河龍惑於夜叉，惑於斷課，惑於賭賽，惑於鱗軍師，則放心爭勝，違法妄行，夢夢而入夢矣。唐王夢業龍求救，與諸臣會議怪夢，魏徵夢斬業龍，對唐王夢中出神運劍。唐王夢業龍索命而見鬼怕鬼，一團夢也。文武夜守宮門，而鎮鬼禦鬼，舉朝夢也。甚至唐王晏駕，魏徵管保長生，似天子之死生，在其掌握，致書崔珣，稱夢中嘗與相見，似閻君之權柄，聽其轉移，豈不成大夢哉。唐王所以籠書入袖，瞑目不返矣。此拙龍公案，乃唐王與諸臣心中自造之境象，其隱微姑俟後篇發明，而其爲夢，則與槐蟻蕉鹿同一寤寐。初何怪異之有，但老龍拙計，原非己出，而行雨差遲，自取天誅。奧旨深義，非名言可傳。聊成一詩示意：雲雨施行萬物資，切須檢點莫差遲。拙龍賭賽違玄旨，致使神鋒項後隨。陰符經曰：火生於木，禍發必尅。其斯之謂歟。今之時師以御女探戰之術，迷惑世人，致取殺身之禍，亦卽鱗軍師教老龍行雨，尅點違時，賭賽爭勝，干犯天刑者也。可不鑒哉。仙師謂之鱗軍師，其義顯矣。



第十一回 遊地府太宗還魂 進瓜果劉全續配

詩曰 百歲光陰似水流。一生事業等浮漚。昨朝面上桃花色。今日頭邊雪片浮。白蟻陣殘方是幻。子規聲切早回頭。古來陰騭能延壽。善不求憐天自周。

卻說太宗渺渺茫茫。魂靈徑出五鳳樓前。只見那御林軍馬。請聖駕出朝採獵。太宗忻然從之而去。行了多時。人馬俱無。獨自一個散步荒郊。草野之間。正在驚惶。難尋道路。只見那邊有一人高叫道。大唐皇帝。往這裏來。太宗聞言。擡頭觀看。只見那人頭帶烏紗。腰圍犀帶。手擎牙笏。身著羅袍。跪拜路傍。口稱陛下。赦臣失迎之罪。太宗問曰。你是何人。那人道。微臣存日。在陽曹先君駕前。爲磁州令。後拜禮部侍郎。姓崔名珏。今在陰司。得受酆都掌案。判官前見涇河鬼龍之事。知陛下今日到此。特來迎接。太宗大喜。御手忙攙道。先生遠勞朕駕。前魏徵有書一封。寄與先生。卻好相遇。卽向袖中取出。遞與崔珏。崔珏拜接了。拆封而看。其書曰。

大都案契兄崔老先生臺下。憶昔交遊。音容如在。倏爾數載。不聞清教。屢承不棄。夢中臨示。始知兄長高遷。奈何陰陽各天。不能面悉。今因我主倏然入冥。料是對案三曹。必然得與兄長相會。萬祈俯念交情。設法放我主回陽。殊爲易也。容再修謝不盡。

辱愛弟魏徵頓首書拜

那判官看了書。滿心歡喜道。魏人曹前日夢斬老龍一事。臣已早知。又蒙他早晚看顧臣的子孫。今日既有書來。陛下寬心。微臣管送陛下還陽。重登玉闕。太宗稱謝了。正說間。只見那邊有一對青衣童子。執幢

幡寶蓋高叫道。閻王有請。太宗遂與崔判官並二童子舉步前進。忽見一座城。城門上掛著一面大牌。上寫著幽冥地府鬼門關七個大金字。那青衣將幢幡搖動。引太宗徑入城中。順街而走。只見那街傍邊有先主李淵先兄建成故弟元吉。上前道。世民來了。世民來了。那建成元吉就來揪打索命。太宗躲閃不及。被他扯住。幸有崔判官喚一青面獠牙鬼使。喝退了建成元吉。太宗方得脫身而去。行不數里。見一座碧瓦樓臺。真個壯麗。太宗正在外面觀看。只見那壁廂環珮叮噹。僊香奇異。外有兩對提燈。後面卻是十代閻王降階而至。躬身迎迓太宗。太宗謙下。不敢前行。十王道。陛下是陽間人王。我等是陰間鬼王。分所當然。何須過讓。太宗道。朕得罪麾下。豈敢論陰陽人鬼之道。遜之不已。太宗前行。徑入森羅殿上。與十王禮畢。分賓主坐定。約有片時。秦廣王拱手言曰。涇河鬼龍告陛下許救而反殺之。何也。太宗道。朕曾夢老龍求救。實是允他無事。不期他犯罪當刑。該我那人曹官魏徵處斬。朕宣魏徵在殿著棋。不知他化一夢而斬。這是那人曹官出沒神機。又是那龍王犯罪當死。豈是朕之過也。十王聞言伏禮道。自那龍未生之前。南斗生死簿上已註定。該遭殺於人曹之手。我等早已知之。但只是他在此折辨。定要陛下來此。三曹對案。是我等將他送入輪迴轉生去了。今又有勞陛下降臨。望乞恕我催促之罪。言畢。命掌生死簿判官急取簿子來看。陛下陽壽天祿。該有幾何。崔判官急轉司房。將天下萬國國王天祿總簿。先逐一檢閱。只見南瞻部洲大唐太宗皇帝。注定貞觀一十三年。崔判官吃了一驚。急取濃墨大筆。將一字上添了兩畫。卻將簿子呈上。十王從頭一看。見太宗名下。註定三十三年。閻王驚問。陛下登基多少年了。太宗道。朕卽位今一十三年了。閻王道。陛下寬心勿慮。還有二十年陽壽。此一來。已是對案明白。請返本還陽。太宗聞言。

躬身稱謝。十閻王差崔判官朱太尉二人送太宗還魂。太宗出森羅殿。又稽首問十王道。朕宮中老少安否如何。十王道俱安。但恐御妹壽似不永。太宗又再拜啓謝。朕回陽世無物可酬謝。惟答瓜果而已。十王喜曰。我處頗有東瓜西瓜。只少南瓜。太宗道。朕回去。卽送來。從此遂相揖而別。那太尉執一首引魂旛。在前引路。崔判官隨後保著太宗。徑出幽司。太宗舉目而看。不是舊路。問判官曰。此路差矣。判官道。不差。陰司裏是這般有去路。無來路。如今送陛下自轉輪藏出身。一則請陛下遊觀地府。一則教陛下轉托超生。太宗只得隨他兩個前行數里。只見一座高山。陰雲垂地。黑霧迷空。太宗道。那廂是甚麼山。判官道。乃幽冥背陰山。太宗悚懼道。朕如何去得。判官道。陛下寬心。有臣等引領。太宗戰戰兢兢。相隨二人過了陰山前進。又歷了許多衙門。一處處俱是悲聲振耳。惡怪驚心。太宗又問此是何處。判官道。此是陰山背後一十八層地獄。太宗道。是那十八層。判官道。你聽我說。

弔筋獄。幽枉獄。火坑獄。皆是生前作下千般業。死後通來受罪名。酆都獄。拔舌獄。剝皮獄。只因不忠不孝。傷天理。佛口蛇心。墮此門。磨擢獄。碓搗獄。車裂獄。乃是瞞心昧己。不公道。巧語花言。暗損人。寒冰獄。脫殼獄。抽腸獄。都是大斗小秤。欺痴蠢。致使災連累自身。油鍋獄。黑暗獄。刀山獄。皆因強暴欺良善。藏頭縮頸。苦伶仃。血池獄。阿鼻獄。秤杆獄。也只爲謀財害命。陰機重。宰畜屠生。罪孽深。墮落千年難解脫。沈淪永世不翻身。叫地叫天無救應。愁眉皺面戰兢兢。正是人生卻莫把心欺。神鬼昭彰放過誰。善惡到頭終有報。只爭來蚤與來遲。太宗聽說。心中驚慘。進前又走不多時。見一夥鬼卒。各執幢旛。路傍跪下道。橋梁使者來接。判官喝令起。

去。上前引著太宗，從金橋而過。太宗又見那一邊有一座銀橋，橋上有幾個忠孝賢良之輩，公平正大之人，亦有幢旛接引。那壁廂又有一橋，寒風滾滾，血浪滔滔，號泣之聲不絕。太宗問道：「那座橋是何名色？」判官道：「陛下那叫做奈何橋。若到陽間，切須傳記那橋。」

長可數里，闊只三楹，高有百尺，深卻千重，上無扶手欄杆，下有搶人惡怪。你看那橋邊神將甚猙獰，河內孽魂真苦惱，枒杈樹上掛的是作踐青紅紫色衣，壁斗崖前蹲的是毀罵公婆淫潑婦，銅蛇鐵狗任爭食，永墮奈何無出路。

正說間，那幾個橋梁使者早已回去了。太宗心又驚惶，相隨著判官太尉，早過了奈何惡水，血盆苦界，前又到枉死城。只聽哄哄喊嚷，分明說李世民來了，李世民來了。太宗聽叫，心驚膽戰，見一夥拖腰折臂，有足無頭的鬼魅，上前攔住，都叫道：「還我命來，還我命來。」慌得那太宗藏藏躲躲，只叫崔先生救我。崔先生救我。判官道：「陛下，那些人都是那六十四處煙塵，七十二處草寇，枉死的冤魂，無收無管，不得超生，又無錢鈔盤纏，都是孤窮餓鬼。」陛下得些錢鈔與他，我纔救得你。太宗道：「寡人空身到此，卻那裏得些錢鈔？」判官道：「陽間有一人積金銀若干，在我這陰司裏寄放。」陛下可出名立一借約，小判作保，且借他一庫，給散這些餓鬼，方得過去。太宗問曰：「此人是誰？」判官道：「他是河南開封府人氏，姓相名良，他有十三庫金銀在此。陛下若借用了他的，到陽間還他便了。」太宗甚喜，情愿出名借用，遂立了文書與判官，借他金銀一庫。著太尉盡行給散。判官復分付道：「這些金銀，汝等可均分用度，放你大唐爺爺過去。他的陽壽還早哩，我領十王鈞命送他還魂，教他到陽間做一個水陸大會，超度汝等，再休生事。衆鬼聞言，得了金銀，唯唯而